

# 古炉

贾平凹  
|| 著

〔下〕

朝内  
人文文库

· 中国当代长篇小说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

# 古 炉

〔下〕

贾平凹  
||  
著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古炉/贾平凹著. —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2012

(朝内166人文文库. 中国当代长篇小说)

ISBN 978-7-02-009322-9

I. ①古… II. ①贾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172843号

责任编辑 孔令燕

装帧设计 刘 静

责任印制 苏文强

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

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

邮政编码 100705

网 址 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印 刷 保定市中画美凯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

字 数 670千字

开 本 880×1230毫米 1/32

印 张 26.875 插页6

印 数 1—10000

版 次 2011年1月北京第1版

印 次 2013年1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 978-7-02-009322-9

定 价 53.00元(全二册)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01065233595

榔头队审查瓷货账目,发现了从出窑的次数和卖出的货数严重不符的问题,因为每次出窑的瓷货数量大致相同,但前年秋里烧了三次窑,卖出的货数只大致抵两窑的货数,那些瓷货都到哪儿去了,卖出的钱又在哪儿?榔头队就把支书叫去,支书说前年秋里他犯了胃病,一段时间住在农机站儿子那儿看医生,后来又参加了县三级干部会议,村里的大小事都是满盆管的,包括窑场的账。他说:我真的不清楚。支书不清楚这是不可能的,他虽然出外看病或开会,账本由满盆临时掌管,但像他那样精明细致的人怎么能过后不对账呢?支书能把责任推给死口无证的满盆,这让杏开非常地气愤,她回忆着前年秋天,支书是不在村里,她大管着事,有一天晚上,她大一个人在屋里喝酒,见鸡踢鸡,见狗打狗,她还埋怨着她大喝高了,她大才说下午下河湾来人拉走了整整三架子车的盘子和碗,还拉走了两架子车的三号四号缸瓮。她问一次买这么多瓷货呀,她大说是张书记要给他娘过八十大寿哩。她那时才知道公社张书记原来还是下河湾人。她说,卖货的还嫌卖的货多吗,你脸恁难看的?她大才说下河湾拉走的这批瓷货根本就没付款,是支书从洛镇捎话回来让白给的。杏开提供了这些情况,如果属实,缺少的瓷货数仍是对不上账,但五架子车的瓷货也不是个小数字。榔头队就又叫支书,对证有没有给下河湾瓷货的事,支书闷着头想了半天,突然拍着脑门说:哎呀,瞧我这记性!是有这档子事,那是张书记给我说的,他答应那年冬天公社给古炉村拨几百元修咱引渠

的拦水坝的。霸槽说：给拨了？支书说：到冬天没有拨。霸槽说：为啥没拨？支书说：这我就知道了。霸槽说：你不知道？你这是编着谎儿骗我么！支书说：我没编，他没给拨么。霸槽说：他没拨，你为啥不追究？！支书就开始骂张德章，骂张德章是走资派，以权谋私，坑害了古炉村，也让他坐萝卜。霸槽就把一张桌子放在了院子的柴草棚里，让支书去把这些材料写下来，扭头给秃子金说：你去通知他家里人，如果中午饭时材料还没写好，就送饭来。

柴草棚门口坐着迷糊，迷糊说：支书，你要屙呀尿呀，吭一声，我带你去。柴草棚里有稻草，他抱出一捆，用水喷了，要编草鞋。鞋耙子在家里，迷糊并没带来，他手指头粗，脚指头粗，就将脚指头当了耙子齿，于是，蹬直了腿，拴上绳子搓起稻草。很快，半个鞋样子就显形了。

往常的支书，在村巷里闲转的时候，背着手，眼睛眯着，脚扑沓扑沓响，好像什么人也没看见，什么事也不关心，但操碎步急急火火的满盆怕他，村里人怕他。他在家里更是什么也不做，油锅煎了，老婆急，他不急，迟早不是窝倦在椅子上，就是侧身卧在被磊上，垂眉耷眼的。现在，他想着该怎么写，眼睛又闭上了，想窝倦一会儿，而条凳上窝倦不成，就半卧在那堆稻草堆里。

榔头队的人出出进进，已经在传着支书曾经白送给了下河湾五架子车瓷货，惊得一愣一愣的，又得知支书在柴草棚里写材料，有人就要进去看，迷糊不让进，隔着柴门缝往里一瞧，支书是半卧在稻草堆上，迷糊就火了，进去说：你睡呢？！支书说：我不在家里炕上睡，我在这儿睡？！支书眼一睁大，眼里的光像锥子，迷糊还是害怕的。支书坐起来写材料了，他就在柴草棚里看，看见墙角放着一把镰刀，把镰刀扔出去了，又翻稻草，支书说：这是关押我？迷糊说：关押不关押我不知道，霸槽让我坐在棚门口，我就坐在棚门口。支书说：你翻啥哩，翻得乌气狼烟的我咋写？迷糊说：我看有没有上吊的绳。支书把笔往桌上一拍，说：想让我死呀？我死不了！迷



糊说：你给我凶啥？两人就在柴草棚里吵起来。

这边一吵，有人就去报告霸槽，霸槽和水皮把支书送五架子车瓷货的事已经写在纸上，正往大字报栏上贴，一听说支书和迷糊吵，一伙人就赶回来，院子里立马集合了榔头队的人。霸槽赶回来的路上，已经派人把守灯喊来，也把婆喊来，等着守灯和婆都到了院里，霸槽对支书说：材料都写了？支书说：迷糊吵得我写不成。迷糊见人多就来了势，说支书在稻草堆上睡哩，他让支书起来写材料，支书就和他吵了起来。还说：支书他说榔头队关押他哩，他……秃子金说：啥支书长支书短的，他娘生下他就是支书啦？！迷糊说：噢噢他朱大柜，朱大柜说榔头队关押他哩，他要死呀，在棚里寻刀哩寻绳寻农药哩。支书说：你……！气得不说了。霸槽说：没写就不写了，你用嘴说，你把瓷货的事当众人面再说一遍。支书看见院子里已经来了守灯和婆，就说：开批斗会呀？霸槽说：只要你能说清楚！支书就把他让满盆送下河湾五架子车瓷货的事说了一遍，最后说：就这些。霸槽说：就这些？恐怕也不止这些吧？！迷糊说：不止这些！霸槽说：不止这些那咋办？迷糊从台阶上站起来，拍着屁股上的尘土，尘土飞扬，走到支书面前扬手就是一掌。支书说：霸槽，有问题我该说清楚的说清楚，他迷糊打我？迷糊说：我还没给你无产阶级专政哩！霸槽说：迷糊你坐下，让他说。迷糊坐下了。支书就说：瓷货对不上账，昨晚我想了一夜，是哪儿出了问题呢，就想起了给下河湾的那五架子车瓷货的事。刚才写材料着，我还想起来了，就是县上开三千会议，一些村都给会上送东西，西山堡送了几架子车南瓜和茄子，巩家滩送了五百斤土豆，刘家坪有油坊，送了六十斤香油，下河湾送了几百顶新编的草帽，我想咱古炉村送啥呀，你不送不行么，送粮送菜我还舍不得，我不能从大家口里去抠食呀，就送了全会用的盘子和碗。霸槽说：你送瓷货才连任了支书吧？霸槽这么一说，院子里的人就沉不住气了，支书平日是个老虎，批评过这个也训斥过那个，只说他是支书哩，代表了

党,要给村人谋利益哩,没想咱都穷得叮咣响,他却把瓷货那么大方地送别人,给别人送了黑食才连任了支书呀!所以,迷糊一喊:打倒贪污犯朱大柜!也都跟着喊:打倒!打倒!

口号喊了一阵,惊动了全村,那些不是榔头队的人也有跑来的,霸槽在大家喊口号时,他没有说一句话,把水皮和秃子金叫到了上房里,过了一会儿出来,口号声不喊了,他说:村干部长期以来明的暗的贪污,榔头队才封存了现有的瓷货,才封了窑,若不对瓷货封窑,你烧多少货让他们贪污多少货,有朝一日古炉村就被他们挖空了。古炉村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古炉村,是社会主义古炉村,谁,不管是谁,吃了社员的,我们就要让他吐出来,不但把吃的吐出来,还要让他把苦胆水都吐出来!因此,根据古炉村革命群众的意见,榔头队决定收回卖出去的公房,已经掏出的买房钱也不退回,以抵贪污了的瓷货钱。至于朱大柜还贪污挪用了多少村里的财物,他还得继续交待清楚。从今日起,那就在柴草棚里继续交待吧,几时交待清了再回去,大家同意不同意?院子里的人齐声吼:就这样办!就这样办!霸槽向支书:你听清了吧?支书说:听清了。自个又进了柴草棚。

到了饭时,院子里的人散了,迷糊又坐在了棚门口,对秃子金说:我一个人看不住,他上吊呀喝药呀咋办?你也来看。秃子金说:要上吊你就给他个绳,要喝药你就给他个瓶,宁愿世上多一个坟,也不要古炉村多一个要贪污的人!你看着,我吃完饭了来换你。迷糊说:那就不用换,你来了给我盛一罐你家的饭。秃子金往出走,迷糊再说:多放些盐呀,我口重!

院子里只剩下了迷糊,他又打他的草鞋,蹬直的左腿蹬困了,指头被绳子磨得疼,又换了右腿蹬直,在右脚指头上拴了绳子编,编出了两双鞋。往棚里一看,支书又卧在稻草堆上了,他说:哼,不写就不写吧,那你就住在这!支书说:迷糊,给我拿些六六六粉来。迷糊说:真喝药呀?支书说:有蛇蚤!

柴草棚里确实有蛇蚤哩，支书先不觉得，在稻草堆上半卧了一会儿，腿上发痒，一提裤管，小腿上趴着三个蛇蚤，拿手拍没拍住，三个蛇蚤在地上蹦，蹦又蹦不远，竟然像比赛一样蹦得高。迷糊说：到哪儿给你弄六六六粉，蛇蚤能把你吃了？！话还未说完，也觉得裆里痒，就站起来解了裤带在裆里抓，果然蹦出一只蛇蚤来。大门口有了哭声，迷糊抖了抖裤子，才系裤带，支书的妻子提了一个瓦罐，瓦罐上扣着一只碗，别着一双筷子，来给支书送饭了。支书就冲着妻子说：哭啥哩？我又不是死了，你哭？！妻子就不哭了，把饭罐打开，饭罐里是米汤里煮了饺子，盛了一碗给支书吃。支书就端了碗，饺子里包着萝卜丝儿，他不是一口吃一个，而是把饺子咬一半，等那一半嚼着咽下了，再咬另一半。迷糊看了一眼，舌头舔了一下嘴唇，打他的草鞋。打着草鞋又扭头看那饭罐，饭罐里还有饺子，支书的妻子就把饭罐用头上帕帕盖了。

支书从此就呆在了柴草棚，妻子一天三顿来送饭，饭里老有鸡肉。狗尿苔在这期间去过霸槽家的院子，支书正拿着一块鸡翅吃，吃着吃着要去上厕所，迷糊就跟着，支书说：我吃的鸡翅，人飞不了的！迷糊抬脚却在支书的腿后弯一踢，支书扑通跪在了地上，支书扭头看迷糊，迷糊说：你也吃鸡腿哩，那你就跪一会儿！狗尿苔就没敢和支书说话。出来要去支书家想从支书妻子那儿问问情况，到了支书家院外土场上，牛铃却坐在土场上的碌碡上，他就又不能去见支书的妻子了，问牛铃：你坐在这儿干啥哩？牛铃说：看狗哩。土场边柳树下有一堆鸡骨头，几只狗在那里抢，鸡毛被风吹开，在土埂的野枣刺丛上白花花挂着，像是开了一层花。牛铃说：支书三天吃一个鸡哩，他住在柴草棚倒享口福了！狗尿苔说：他妻子不过日子啦，把鸡都杀呀？！牛铃说：咱去偷他家鸡吧，反正那些鸡他都要吃的。狗尿苔没想到牛铃会有这样想法，说：这个时候去偷人家？牛铃说：这时候不偷啥时候能偷？！就设计着把鸡偷来在哪儿杀在哪儿煮，煮熟了他们两个怎样分配，鸡翅一人一个，鸡腿一人



一个,鸡身子先留着,你吃鸡头鸡爪子,我吃鸡胗子,心,肝,再搭上肠子,哦,鸡屁股也给你吧。牛铃说着说着,好像是鸡肉已经吃到嘴里了,口水都流了下来,狗尿苔也禁不住了诱惑,说:鸡屁股上那个疙瘩不能吃。牛铃说:咋不能吃?能吃!狗尿苔说:我婆说那个疙瘩有毒哩。牛铃说:以毒攻毒。狗尿苔说:咋是以毒攻毒?牛铃说:你家成分高,是有毒的人。狗尿苔骂了一句:你妈的×!牛铃赶紧认错,说他是开玩笑的,鸡屁股你不吃了他吃。狗尿苔说你也不能吃,但他又高兴了,两人就商量着怎么去偷。一切都商量好了,狗尿苔却说:敢不敢?牛铃说:咋不敢?我看见秃子金在支书家自留地里偷摘茄子哩,没人管,连支书老婆骂也没骂。狗尿苔就不再犹豫了,说:晚上我向开石借手电筒,我也把杆子准备好,你给咱偷。牛铃说:滑头呀?得一块去!

开石的手电筒原本是麻子黑的,麻子黑当时去洛镇派出所,让开石晚上睡在他家看门,而麻子黑在派出所就被逮捕了,人再没回来,开石离开麻子黑家时拿了一袋子麦面和手电筒。这事村人都知道,开石也不避讳,说:这有啥哩,他投毒杀人哩,把他家一扫而空也是应该!他就在晚上记工分时,捏着手电筒到处乱照。狗尿苔向开石借手电筒,说是他家地窖里有了蝎子,拿手电筒照着好逮。开石说:要没我这手电筒蝎子都不逮啦?狗尿苔说:煤油灯光不亮么,借我用一次,我给你吃……开石平日对狗尿苔不好,狗尿苔不愿意说偷到鸡了让他吃鸡肉,改口说,我给你吃蒸红薯。开石说:吃多少?狗尿苔说:两个。开石说:三个!把手电筒借给了他。

后晌下起了雨,是白雨。白雨是这儿下了,那儿却不下,常常隔着个犁沟。这个后晌的雨只在村子里下,先能看见村外的太阳光,后来噼里啪啦下得猛,地上的热气就腾起来,茫茫一片白。人都没有避雨,站在雨地里淋,狗也跑出来淋,猫也跑出来淋,老鼠和蛇随处都见。雨下了几个时辰,突然就停了,巷道里没见了老鼠和蛇,厕所里苍蝇却挽了疙瘩地飞。到了晚上,婆说:今黑儿凉,早早

睡。狗尿苔却迟迟不睡,他从树上砍了个分岔的树枝在做弹弓,做到院门外没了任何响动,他说牛铃答应要送他弹弓用的皮筋的,就哄了婆,到牛铃家去。两人悄悄溜往支书家,巷道里却碰着了支书的婆婆,支书的婆婆吓了一跳,狗尿苔和牛铃也吓了一跳,双方互相看了一眼,都没说话就擦身而过了。擦身而过,狗尿苔和牛铃就躲在一边看支书的婆婆要去哪儿,是不是去柴草棚看望支书?没想到她却去了杏开家。

杏开在瓦盆里栽了好几株指甲花,这些花盆平日都摆在院里,花开得红艳艳,她没了事就摘些花瓣捣碎了,要敷在指甲上着颜色。白雨下起来,她把花盆搬到了屋里,晚上要睡时,想起花盆应该再搬出去,刚搬了三盆,支书的婆婆就来了。支书的婆婆一来就站在柜前看满盆的灵牌,灵牌前献着一碗软面,她点了一炷香,嘴里唧唧嚷嚷叫着满盆的名字,眼泪就唰唰地流。满盆死后,支书的婆婆还是第一回来,又这么半夜,杏开觉得有些奇怪,可看见支书的婆婆伤心的样子,一时想到了大,眼泪也流下来,说:婆,你不哭。支书老婆说:杏开,今日是你大的生日。杏开说:是我大的生日,我擀了一碗面给我大献上了。说毕却想,支书的婆婆肯定不是为我大的生日过来的,问道:婆,夜深了你还没睡?支书老婆说:你支书爷在柴草棚里,我咋能睡着。杏开说:他还没回来?支书的婆婆说:不得回来么,婆睡不着,来求我杏开哩。杏开说:你求我啥事,村里的事我都不清楚,后来才听说让支书爷在写什么材料,你求我?支书老婆说:杏开,现在你支书爷势倒了,往常家里来人能踢断门槛,这都多少天了,没一个人到我家再来。婆来求你,只有你能救了你支书爷,你给霸槽说个情,让他放了人,你支书爷那么大岁数了,再吃睡在柴草棚里,那要不了十天半月就得死了。杏开说:这是文化大革命哩,人家肯听我的?支书的婆婆说:霸槽和你相好,他能不听你的?杏开心里咯噔一下,她担心支书婆婆说出这话,竟真的就说了,当下闷了头没吭声。支书老婆说:这只有你去

说。杏开说：婆呀，别人这么说我不生气，你这么说我就不高兴了。支书的老婆说：你咋不高兴，婆没说枉话么。再凶的男人，他都抵不过枕头风的。杏开脸一下子腾红，说：婆不能这样说，我和霸槽关系是近些，可你那话，说得难听，杏开在你眼里也是破鞋烂袜子啦？！支书老婆说：这你给别人犟口，也给我犟口呀，婆啥事不知道？婆亲眼看见过你和霸槽在……。杏开说：婆，我不骂你，你走，杏开在你眼里不是正经人了，你到我这儿来，我还怕辱没了婆。支书的老婆却扑通跪下来，说：杏开，婆求你！杏开转身趴在柜盖上哭起来。转身的时候，扇了一股风，柜上的煤油灯就灭了，屋里黑洞洞的，只有那一炷香头亮着，像一颗星星。哭了一阵，转过了身，支书老婆还在地上跪着，她扶起了，说：你回吧，我给霸槽说，能成不能成我不敢保证，话我会给霸槽说的。支书老婆从屋里往外走，黑暗里撞着了地上的洗脸盆，又撞上了腌菜的八斗瓮，她把院门轻轻地拉开，又轻轻闭上，听到杏开嚤嚤地哭得发噎，院墙角的鸡棚里鸡也噎住了，呃儿呃儿地响。

杏开没睡，杏开家的鸡也醒着，但支书家的鸡瞌睡多，早就睡着了。支书家的鸡多，虽然院子里修有鸡棚，却一到黄昏，那个大红公鸡就跳上了紧靠着院墙的那棵榆树上，接着别的公鸡和母鸡一个一个也往树上来，当然不能超高大红公鸡，那一层一层的树枝股上就分别站着了睡着的三只鸡，四只鸡。村里人说过，支书把鸡管教得多听话，也有人说这是支书老婆故意训练鸡站那么高，为着显势哩。牛铃拿了木杆，木杆上钉着一个小板条，狗尿苔把手电筒往树上照，一道白光喇地上去，没有照着树，黑暗里端端长了白柱子。牛铃说：你往哪儿照？照树上！白光照在了树上，树上的鸡就被白光罩了，它们突然地睁开了眼，睁开眼却什么也看不见，眼还疼着，稍稍骚动了一下，眼又闭上，呆呆地站着不动，连声都不吭。牛铃就把木杆伸到枝股前，狗尿苔说：那个，那个帽疙瘩母鸡！木杆又伸到帽疙瘩母鸡脚下的枝股前，轻轻地碰帽疙瘩母鸡，帽疙瘩

母鸡就抬了脚，移站到了木杆的小板条上。木杆开始慢慢往下落，手电筒的白光同时也往下落，木杆斜着落下来半人高了，手电筒的白光一灭，两只手忽地抓住了帽疙瘩母鸡。牛铃说：再弄一个，再弄一个。狗尿苔已经在怀里揣了鸡跑远了。

在牛铃家里，牛铃还在埋怨：反正做了一回贼的，偷一个是偷，偷两个也是偷。狗尿苔说：你咋没够数？偷一只人家不注意，偷多了能不被发现？突然不说话了，吸着鼻子。牛铃说：咋啦？狗尿苔说：我又闻见那种气味了！以前狗尿苔一闻见那种气味，村里就出事，牛铃也紧张了，说：你那啥臭鼻子，偏偏这个时候闻见气味？你再闻闻。狗尿苔就又吸鼻子，说：是那种气味。两个人就瓷在了那里。狗尿苔说：会不会出啥事？牛铃上来捏狗尿苔的鼻子，鼻子像一疙瘩蒜，捏得要掉下来，狗尿苔出不来气，脸都憋红了。牛铃松了手，说：再闻闻，再闻闻！再闻，那种气味就没有了。牛铃说：肯定是你心里想着有气味了才闻见了气味。会有啥事？牛死了，队长死了，榔头队成立了，支书写材料了，还会有啥事？！杀鸡，杀鸡！就从狗尿苔手里要把鸡拿过去。鸡这时才咕咕咕地叫，扑拉着翅膀。牛铃说：你还叫唤哩？叫唤啥哩？！扇了一下鸡头，鸡被扇昏了，眼睛翻起了白，但立即眼睛又黑了，拧过脖子看狗尿苔。鸡在骂牛铃了，骂过了又在向他求救？狗尿苔一下子觉得鸡可怜了，后悔着不该偷了来。他说：要么，牛铃，咱不吃了，把鸡就圈在你家，让它给咱下鸡蛋？这话一说，鸡头一点一点的。牛铃说：有肉谁吃鸡蛋？取刀去，刀在案板上。狗尿苔说：我不取，鸡给咱求饶哩，牛铃。牛铃说：鸡能求饶那不是鸡了！把鸡让狗尿苔拿好，自己在案板上取刀，狗尿苔手一松，把鸡放开了，鸡立即飞到了柜上。牛铃生了气，说：你不想吃鸡肉了得是？！提了刀过来抓鸡。鸡从柜上飞到窗台，牛铃跑到窗台，鸡再飞下来从桌子底钻过去，一时人和鸡就在屋里跑过来扑过去，鸡几次飞到空中，被牛铃用关门杠又打下来，鸡就在地上翻了几滚，鸡毛乱飘。牛铃说：你飞呀，你再飞

呀?! 鸡却再一次飞起来,飞起来便向墙上撞,把自己的长喙撞掉了,跌在地上,又扑拉着翅膀把头往墙上撞,连撞三下,长着一堆疙瘩绒毛的脑袋就碎了。

帽疙瘩母鸡到底被牛铃煮了,狗尿苔却一口也没有吃,牛铃说:你要吃,你不吃你会对人说是我偷的鸡! 狗尿苔还是不吃,只喝了半碗汤,喝完胃就泛,咯哇咯哇全吐了。他看着牛铃把整个鸡都吃了,吃相那么难看,鸡肉嵌进牙缝,用手在牙缝里抠,牙那么长,他说:你是黄鼠狼子! 牛铃说:不是我吃独食,那没办法,你胃不好么。

狗尿苔摸黑着回家去,一出牛铃家的院子,巷道里呼地刮过来一股风,风说:狗日的! 风也能说话? 狗尿苔没有还嘴,脸上被风打得火辣辣疼。

## 47

第二天早晨,反正也没有人招呼出工,婆就没有叫醒狗尿苔,狗尿苔其实是醒来很早,就是懒得起来。田芽来借线拐子,又询问经线的事,末了,从怀里掏了一沓已叠得平整的大字报纸片让婆去剪纸花儿,说:咋没见狗尿苔? 婆说:成黑儿的跑得不睡,现在还没起来哩。田芽说:成黑儿的在榔头队那儿? 婆说:他哪儿去榔头队,只是和牛铃一块耍的。田芽说:夜里不安全,少叫他胡跑。听说下河湾闹了几次狼了,昨儿夜里有了黄鼠狼子……婆说:是六升家逮来的黄鼠狼子跑了? 田芽说:不是六升家的,是黄鼠狼子真的进了村,刚才支书他老婆说黄鼠狼子拉了她家的鸡。狗尿苔立即耷起了耳朵。婆说:她胡说吧,她给支书两三天就杀只鸡,是不是嫌别人说,故意要说黄鼠狼拉了鸡? 支书还在柴草棚里? 田芽说:

还在吧。榔头队又不是法院,说把谁关起来就关起来啦?婆却说:咕咕咕。婆是在叫鸡。一阵鸡的扑腾声,婆说:又没蛋,卧在窝里哄人呀?!田芽,你家鸡还下着蛋?狗尿苔还要听她们说什么,却是田芽连声咳嗽,说:不说啦不说啦。院门就响了。狗尿苔起来,想着得把手电筒还给开石。

婆见狗尿苔一起来又要出门,就恼了,说:你是野兽呀在窝里呆不住?狗尿苔说:队里不开工么。婆说:不开工你也到自留地去看看包谷长得咋样?别人家都上过一次肥了,咱一疙瘩粪还没送到地里!狗尿苔说:好好好,我到自留地看看去,要不要掐些葱叶?婆还未说掐不掐,他已经出了院门。

狗尿苔把手电筒还给开石,开石竟然没提吃红薯的事,狗尿苔当然也不提,开石却脸色蜡黄地问:你见到麻子黑了没?

狗尿苔说:见了,他回来要他的手电筒和一袋面哩。

开石一下子脸全白了,说:他在哪儿,人在哪儿?

狗尿苔见开石认了真,才说:在哪儿?在县大牢里。

开石说:你没见?

狗尿苔说:我想见哩,怕一辈子也见不上了。

开石才说:不得了啦,早上来声到村里,说在镇上听说的,麻子黑越狱啦。这狗日的能越了狱!他越狱会不会潜回古炉村?

开石的话把狗尿苔吓了一跳,便没和开石多说就跑回来。在半巷里,好多人都在那里议论麻子黑越狱的事,磨子担着一担垫圈土往家去,行运就叫住了,告诉了麻子黑越狱的事,说:磨子,那贼越了狱还能不回来吗!你这几天小心点,迟早出门手里得拿个东西防顾呀。磨子说:不可能吧,监狱的墙那么高,看守的是做毬的?行运说:现在不是文化大革命吗,啥都乱着,他能不趁乱出来?磨子说:那好么,逮捕了他我还后悔只挨枪子便宜了他,他要回来了,我用刀子一疙瘩肉一疙瘩肉地刮了他!

话是这么说,磨子把土担回家垫了猪圈,手里提了一把铁锨就



到麻子黑的老屋去查看。麻子黑家的院门锁着，磨子拿了锨咚咚打，没反应，锨刃子在门扇上划出一个叉号，就从院墙上翻进去，上房的一角檐雨淋垮了，绽板和瓦在地上掉了一堆，再踹开窗子，屋里空空荡荡，桌上柜上尘土有一指厚，满地老鼠的脚印，没有人进来的痕迹。又到厦子屋，灶台还在，地窖里没人，水瓮里也没了水，往日在瓮里压浆水菜的那块白光子石头就在瓮脚地上放着。他说：你狗日的敢回来，除非你钻在地缝里！搬起白光子石头就朝灶上的一口铁锅砸去，铁锅砸出个大窟窿。

往后，磨子的眼睛就老是红的，出门铁锨不离手，动不动，抡起锨就在近旁的树上、墙上拍一锨，不是拍下一堆枝叶，就是墙皮掉下来。村人都说磨子脾气变了，麻子黑被抓的时候，他也没这么大的凶劲，一定是这半年来窝的火太多了，没处发泄，趁这阵儿也是给榔头队看吧？

榔头队的人也都知道了麻子黑越狱的事，也知道了磨子在发凶，但似乎没多大反应，倒是很快把支书放回了家。支书从柴草棚走的时候，还是披着那件黑褂子，眼半睁半眯，脚步缓得走出一步了才想起再走一步。当天傍晚，支书的妻子来找磨子，磨子就去了支书家，支书在支在院子里的木板床上半卧着喝竹叶子水，喝水的还有善人。磨子把铁锨靠在院门后，走过去，支书招呼坐了，就抽起水烟袋了，对善人说：你说你的，让磨子听听也拿个主意。善人却连打了几个喷嚏，又要咳痰，起身到院角咳，越咳越停不住。支书说：你闻不得烟味？就把烟袋让老婆拿走。善人终于清了喉咙，过来坐下，对磨子说：支书在征询我的意见哩。磨子说：征询你的意见？支书脸红了一下，说：你以为我又批判他呀？善人说：支书说当初不该让我住到山神庙去，现在窑神庙既然做了公房，老公房他虽是要买的，他也不打算买了，要让我给霸槽去说说，住进去。磨子说：买就买了咋又不打算买了？要住你就住进去，给他霸槽说啥话？榔头队是队委会呀？！支书说：唉，磨子，你也不看看这形

势！榔头队咋样待我都行，文化革命么，刘少奇是国家主席说倒就倒了，县刘书记公社张书记都批斗成了那样，我还有啥说的？我也想了，为了古炉村我朱大柜是十几年劳着心血，可能在为着村子好而得罪了些人，这三间老公房我真的不该买，我之所以让善人住进去，一方面表明我真的不买了，另一方面，土木房么，长时间不住人，就容易烂得快。善人说：支书话说到这里，我说几句。道是平的，而高人得学低，住在高处，分别上下，人心就生隔了。支书说：是呀，我这头前人，是把心都领高啦。善人说：老公房你不买了好，但我也不能住，我给人说病，本质就是治己而不治人，托底就下，不借半毫势力……磨子听善人说到不借半毫势力，拿眼睛就盯善人，支书却说了：善人，不瞒你说，我以往是不满你说病，你说病总是志呀意呀心身呀的，不让你说吧，你还真的把一些人的病治了，让你说吧，我这支书要讲党的领导，要讲方针政策，那群众思想就没法统一嘛。现在我是不行了……磨子说：咋就不行了，共产党还在领导着，谁把你支书撤了？支书摆摆手，说：是不行了，磨子，善人说的是在理上，我是十几年的支书了，可说到底还不就是个农民吗，被大家捧到顶上去，好比是一间茅草房，盖在大楼上。善人说：其实我说病，哪里就犯共产党的事了？我也想不通的是，人吃五谷得六病的，可不做干部的时候都让我说病，一做干部了就都又反对。以往支书是反对的，现在霸槽他们也反对了，秃子金就警告我不要搞四旧，伦理道德就是……磨子说：霸槽是干部？他算啥干部？！支书说：你让善人说么。善人就说：哦，咱不说人家了。我是说，这文化大革命来了，那就是刮大风，风来了草在摇，树也在摇，我要说的你们或许不中听，可我想，今后你们谁能矮到底，谁能成道，学道就是学低，才能成己成人。不要虚张声势，招人毁谤。最好人人在本分上成，负什么责任，尽什么职分，因为责任就是天命。磨子说：我这是啥天命？支书你偏偏在文化大革命要来了让我当这个队长，我做这有名无实的事，进不能，退不能，这不是木刀子割

人吗？支书说：榔头队并没寻你的事么，我不行了，你又撂挑子不干，那古炉村不全瘫扑塌呀！磨子说：瘫扑塌就瘫扑塌，不是有榔头队吗？！支书说：你别给我说气话，队长你要干着，我叫你来，就是让你分配我去看稻田水吧，狗尿苔和迷糊看水，一个跑的造反哩一个是碎髀猴屁股，田里水老洗不好，再不经管，今秋就得减产了。磨子说：你这支书却不行了，还让我当队长，你找我来就说这事？支书说：就说这事。磨子说：那我说一句，要看水，你去看水，这我管不着了。立起来就要走。支书说：你不管就不管，也用不着就走吧？我这一回来，狗大个人都不来了，把你叫来，你屁股没坐热就走，是怕我带累你啦？坐下，让你婶给咱打些荷包蛋吃，也难得清静，听善人唠叨。就把扇子扔给磨子，自己又半卧在木板床上，眼睛眯着，说：善人，你说你的。善人说：我说啥呀？支书说：说你那志意心身吧。磨子重新坐下，善人说什么，他一句也没听进去，只拿着眼看着院门口。院门口的那个台阶模模糊糊，先是台阶的棱角还在，渐渐地就没了，一片黑。善人说：志、意、心、身这四个字，和三界、五行一样，贯通宇宙，包罗万象，用它可以研究天时的。太古元始时代，人心淳朴，不思而得。成己成人，人见人亲，是以志当人创世时代的春季。尧舜时期，是代天教民，凿井而饮，人人怕罪，画地为牢，虽被处罚，还是知足感恩，不知使心，以意为人，思衣衣至，思食食来，自助助人，人见人乐，是揖让时代的夏季。自周武王伐纣，把揖让变为征伐，文王画卦，姜太公教武术，设法逃罪，破了先天八卦的画地为牢，变为后天世界，大同成小康，以心当人，求则得之，以礼治世，人情渐伪，自饰己过，人不怕罪，累己累人，人见人仇，是扰乱世界的秋季。到秦始皇并吞六国，人心日下，唯物是争，是以身当人，待至近代，物质文明，日益进步，机械之心，也越发达，予贪不已，人见人恨，自罪罪人，继续发展下去，非至消灭人类不已。各教圣人，都是成道的人，对天时也都了解，所以佛称为“末法”，道称为“下下元”或“三期末劫”，耶稣说是世界末日，伊斯兰